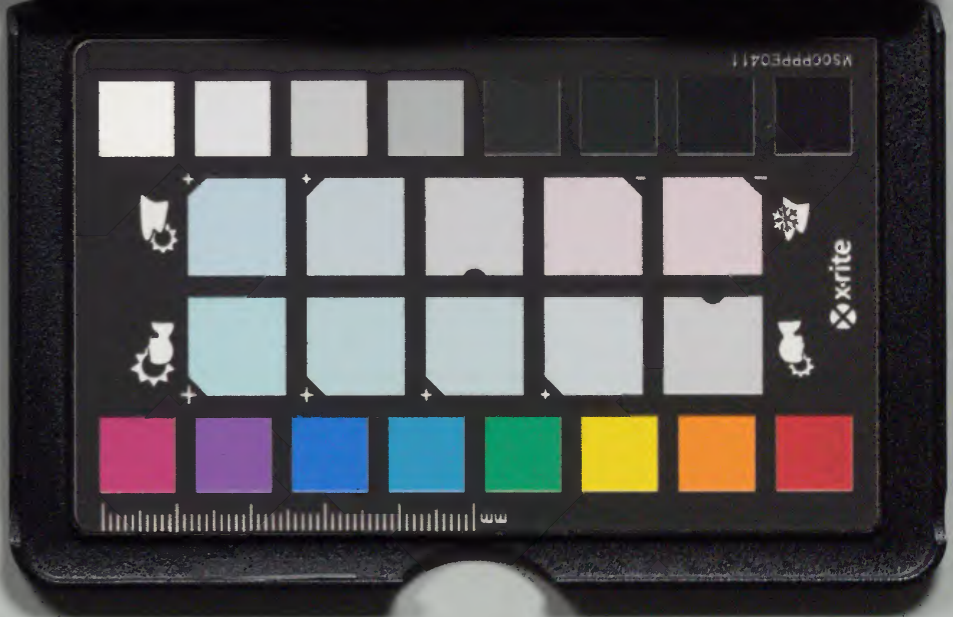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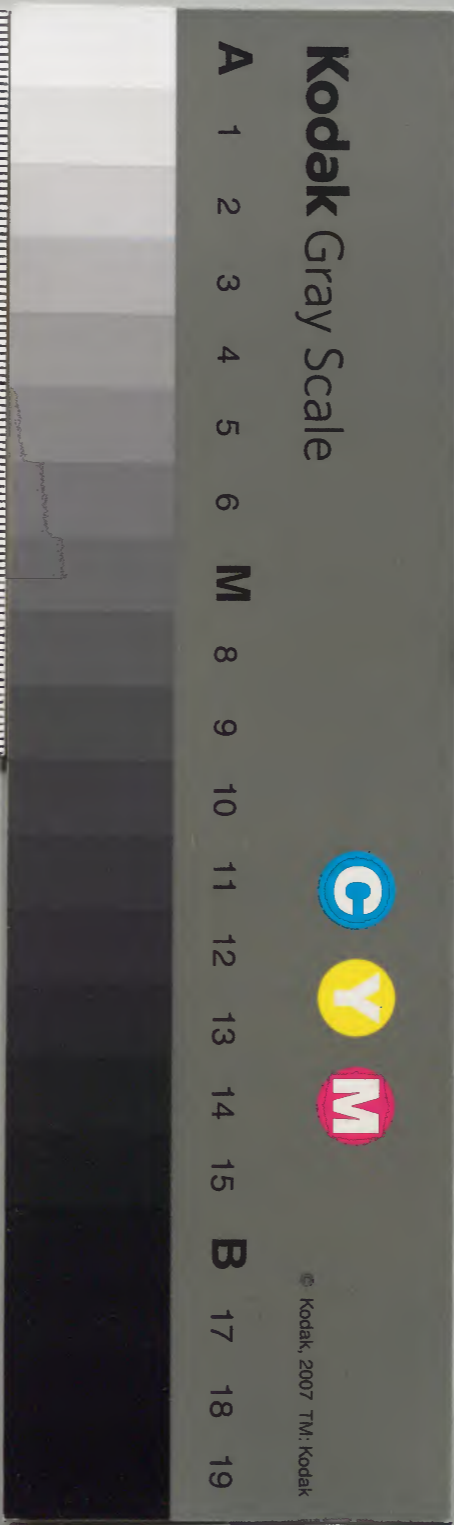


晉書

卷一百三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02)
函號	別 10 1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淺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
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
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

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
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
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
尤好兵書略皆聞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
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求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
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
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
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
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
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大傅朱紀太尉范隆等
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
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
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
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闇撓政誅滅忠
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
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

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
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秦
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
秦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
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
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
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
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
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宣
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
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
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
于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
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
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
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平太
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
歸之曜遷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

不尅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構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旣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壬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

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二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會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

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遠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

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官者使送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

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
正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會大虛除權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
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
戰于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
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撓也
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于
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于遠曰天贊我也
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
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于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
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
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
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
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
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
兵梁宋追勳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
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
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
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

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
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綬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
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
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
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綬綬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
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
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
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
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
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
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
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
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
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
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
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
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
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
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
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

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
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
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
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
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
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
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
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
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
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
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
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
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土之所
終也如此向魍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
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
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
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
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懼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
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

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
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
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
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
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
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省鄆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
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
梁罅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
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
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
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
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
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向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
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
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
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
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
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

歲之次名作罽也言歲馭作罽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罽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

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

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

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叅朝政生曜
三子庶襲聞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
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
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
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
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
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
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
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禭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
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
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
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
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
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
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
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
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
擢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
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
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

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
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
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
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
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
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
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
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
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
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
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劔
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
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
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慕
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
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
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
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

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
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
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
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
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
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
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
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竟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父馬
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
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竄巖幽爲我外援
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
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
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
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
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
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
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藏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
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
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

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羨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

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大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

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
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
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
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
光仰遵聖軌因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
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前妻卜氏爲元悼
皇后胤之母也卜恭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
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
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
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
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
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
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
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
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旅旅而歸楊難敵自漢
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
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
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
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覲非

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
取其劔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
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
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峭澗而東岳攻石勒盟津
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
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逼絕
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
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
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
乃退如澗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
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
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澗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
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
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軍舉參軍臺
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
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
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
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
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

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
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
傑爲之懼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
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
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
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
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暄女芳有德色
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諡獻烈皇后以劉昶爲
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
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暄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
俄置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
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克折
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
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二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
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
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
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
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
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

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
長安自春不再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訥率騎三萬
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
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
城太守張閔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
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
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維率親御郎二千騎
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
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閔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
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
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
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
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
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
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
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
議增榮陽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

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
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
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
斗餘至於西陽門爲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
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
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
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
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
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爾右稱帝皇當持重保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
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
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
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
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
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
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
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
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

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二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華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

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
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
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
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
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
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總威
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
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
人方轡並后載馳閹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
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
那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
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
干戈將以拯厥版蕩蒸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
孤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
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
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
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

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矧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
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
子遠納忠高旌斃偃和苞獻直鄼明罷觀而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
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賚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颯
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旦空
郭欽之慮辛有知我

晉書卷一百三終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匍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
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
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賧洛陽倚墻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窰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窰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克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灌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懼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遠明等八騎為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論和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
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
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
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
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
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
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

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
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
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
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
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王讚等討之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劼於樂陵劼死之乞活田禪帥衆
五萬救劼勒逆戰敗禪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
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晞聲援
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
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
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
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
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
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匍督等
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
海署匍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
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
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

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
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
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
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
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
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
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
閻罷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
皇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
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
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滏和郁奔于衛
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
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禪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
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
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
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
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
莫至楊桃豹遼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
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

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
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
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
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
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
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
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
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
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
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熙攻睹園苑市二壘陷
之熙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
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
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
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
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
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
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
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
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

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王師於澗池遂至洛川粲出轅轅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大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疑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疑幸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隆于勒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二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道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峽棄郡而走北寇新蔡

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六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爭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旣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

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噉徵其將曹疑於齊勒遊騎獲噉得彌所與疑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疑復至其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旣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譙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

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
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
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
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
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
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
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
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
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
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
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
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
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
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爲
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

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賔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長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長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

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
兵倚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
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
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
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
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
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
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
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
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

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
郡向水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
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
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
軍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
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始欲
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
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怒乃出軍將
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
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二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

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
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
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
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
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
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
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
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
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
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也

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
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
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
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
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
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
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
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
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
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

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
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
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
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
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
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
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
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
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
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
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
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展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
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
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
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
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
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
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
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
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

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
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
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
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
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
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
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
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
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死鄉
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乙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
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
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
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
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
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今尉皆殺之烏丸
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
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
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

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
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
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
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
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
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
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
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
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
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
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
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
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
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
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

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
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
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
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
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
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
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
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
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
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
遺棗高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
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
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
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
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
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
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
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
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

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
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
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
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
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
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
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
肇奉表于浚期親指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
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
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
能贖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
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
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
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
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
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
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幾張賓進曰夫
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願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

晉書卷一百四
書言
六
晉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
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
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
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
名晉藩其實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欠于得
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
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柘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
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旣素疾浚乃
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
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
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
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
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
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
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
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
之鄉手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
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

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
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頌棗嵩田
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
廣漸裳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
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
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旣還襄
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
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
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
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三州牧公如故加金鉉黃鉞前後
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
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
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
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
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
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遠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
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
以浚儀叛于勒遠明攻甯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
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表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
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

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
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
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
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
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
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
叅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
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
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
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遠明擊寧黑
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
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
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
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
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卽劉
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
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
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
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劉琨遣將軍姬澹
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

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
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
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
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
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
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
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
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
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
陽曲樂平戶工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中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
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
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
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
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
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
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
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膺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
曰馮膺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
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襲逐之事不拘常制

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
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
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
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
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賸率衆降于勒
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
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
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
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
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
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
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
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
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
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

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
月贈南平將軍初曹焜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票王命
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焜東
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
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
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
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
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
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
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潛
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
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
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
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
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
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
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
降就令泰宣漢夏盟于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
速降矣勒又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
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

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
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
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
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
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
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
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
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
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
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
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
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
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
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
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
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
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
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
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

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
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
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
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
救川逃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
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
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
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
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
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
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
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
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
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
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
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
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
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爲施
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
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

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三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皆許之

而... 晉書卷一百四終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勒下

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
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
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

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
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明
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
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
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
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
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
法命記室佐明稽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
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
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
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勤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
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豈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
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
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
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
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
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
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
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
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

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
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東
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莫
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
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
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
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
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
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者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使石季龍擊
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千餘萬勒
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
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
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
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掌丞相司
正勤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

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大極起建德殿遣從事守郎任
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
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
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絲四十
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厰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
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觀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
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
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
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
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
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
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
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
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
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
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貝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
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

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
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
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
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
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
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
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
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
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
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
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
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
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
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
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
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

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
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
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坑龕降卒
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
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充聞壘壁多送任請降皆
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
爲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威勒世子
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
諧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
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
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
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
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
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
屯于豫州有關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
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
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
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

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
季龍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
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
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
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
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
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
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
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
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
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
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
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
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州
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
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

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克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

勤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使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遼適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在平令師權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
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
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
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
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
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
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
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
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
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
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
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
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
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
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
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
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
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投投而弗應禍之

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
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
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
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
濟自大竭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
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
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
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
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
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
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
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
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
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
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
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
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
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
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覲面目
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
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
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羌十
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
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
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
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
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
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
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
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
署叅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
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

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

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倚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賓郵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

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
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
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
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
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
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
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
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
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
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投規模蜀
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
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
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
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
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
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
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
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
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雷建德殿端
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洿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
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
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
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神
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拜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
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
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

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

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兩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遣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旣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
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
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
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
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悖悖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
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
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
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
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
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
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
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已大雅冲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
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
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
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
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
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
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
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
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
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
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
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
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

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娶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

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
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
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
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削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
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
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
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
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
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
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
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
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
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
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
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
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
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
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
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
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

馮翊與石斌相持石毅等率騎倚句大之後與斌夾擊
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
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
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
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
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
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
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
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
族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
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

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蕭清百寮屏絕私昵入
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
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
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
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
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
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
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終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胄
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
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
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
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
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
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
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渥鄭櫻桃而殺郭
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
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
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甚有遺類勒雖
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
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
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
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
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
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
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
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
二十餘年南擒劉嶽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
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
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

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木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

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
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
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
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
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
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
宮樹兩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
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
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
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
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
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開桑業不修者貶其守
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虓九龍翁
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
以竹繩牛百頭鹿樞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
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
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
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
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

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
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
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
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
率衆三萬降于李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逼趙王皆封
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
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
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
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
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入無所得焉
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
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
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
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
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
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
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
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

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
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季龍
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
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
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
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劄
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
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
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
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
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
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
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
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
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
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
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特造此璽彊遇
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
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
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直尼

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讎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暴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于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

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巖
謀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
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
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
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
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
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
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
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
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北
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
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
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
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
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
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克
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
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
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
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寔伐請盡衆來會

及軍至令支虢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
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
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
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
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虢遣子恪帥
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
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
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
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
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
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
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
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
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
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
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
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
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
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

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楊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李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攝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

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
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
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
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
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
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
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
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
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
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蕃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
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
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
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
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
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
劉眞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皝
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
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
是季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

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
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
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
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
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
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
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
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
悅及覽其表辭頗寒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
曰爲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
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必爲二建業君臣延其
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尅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
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
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
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
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
禁畜馬匿者輒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
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
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
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

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才室而七船夫十七
萬人爲米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
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
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
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
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
惟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
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
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或又自古聖王之營建

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際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
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日頓斃屬途怨聲塞路
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
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
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
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
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
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
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
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

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蘇朝
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
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
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
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
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
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
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
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
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
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
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
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
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
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
任季龍旣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酒好獵生殺
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
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
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
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

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
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
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
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
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
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
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
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
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
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
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
命射之無所獲旣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
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
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
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左四率上置上中光祿
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
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
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
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旣

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
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
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
當者攬乂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旣惜朗且
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
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栝矢之愆畧斬之及其四
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
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尅而還黜農
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
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
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
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
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膏彌
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
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
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
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
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
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
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

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
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
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
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
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
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
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聞政致敗殷
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
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
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
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
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
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
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
陽公鑿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
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
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
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
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
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

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
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
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
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
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
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
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
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
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
色豪勢因而脅之幸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
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李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
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
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
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途明因侍
切諫李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
爲祿仕而已李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
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
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
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

晉書卷一百六 書 六
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
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
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言凶之
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
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
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
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
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文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怨
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
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
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
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
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
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對其蠶吐繅而不繅與之罪也
何者繅吐并封朴宮文妹未
未及節之而民人乎
劉恩災念暴烈霖雨十日霽
八二日繅吐民共百萬尚

